

九点过后。住户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。小区的空地，属于带小孩的老人。

彼此见面，互相问好：奥斯卡爷爷你好、小蜜桃奶奶你好、402轩轩外婆你好、501萱萱外婆你好。老人们推着童车，一手小心翼翼打着扇子，扇出的凉风，都是送给童车里的小孩。小孩不能热着，小孩也不能被蚊子咬着。至于老人自己，他们是没有名字的人。

没有名字的老人们，从全国各地飞来。他们停在小区的空地里，如一群候鸟，为他们的孩子而来，更是为他们的孩子的孩子而来。他们用夹着乡音的普通话聊天，介绍自己的来历。

奥斯卡爷爷，江苏人，当过兵下过海，在街头摆摊头卖衣服，供养一对儿子读完大学。如今奥斯卡

说药物的味道不好，应该是没有人反对的，但从安全角度看问题，药物味苦有一大好处：由于绝大部分的药是苦的，小孩子误尝药物导致死亡的风险就能大大减少，尝到了苦味，孩子就会停止将药物往嘴里送的行动。中国有句名言：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（语出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）。汉语是一种十分丰富和形象的语言，从历史典故演变而来的成语和熟语显得十分生动活泼，但如果落入套路就不恰当了。比如有人说，良药不一定都是苦的；苦的药也不一定就能见效。笔者比较同意这种看法，不妨就来说说“苦药”吧。

“良药苦口”这一成语形成于汉语中，所以首先要说中药，黄连、穿心莲、龙胆等等，它们都源于植物，而植物中有许多化学成分是苦味的，比如生物碱、苷类、脂类；正因为草药中有这些成分，所以含有这些成分的草药自然是苦的，而苦的程度与所含化学成分的种类和含量有关。如果医生（针对你的疾病）开的药所含化学成分是苦的或很苦的，那么就吻合了“良药苦于口”这句话。但这不等于只要给你吃苦药，你的病都会好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“对症”，否则，再苦的药也治不了你的病。更何况中药中还有别具味道的药，诸如咸味、辛味、甘甜、酸味、涩味的药（蜂蜜、生姜、乌梅等所具有的味道），可谓五味俱全。

我们惯说“中药”和“西药”，所谓的“中药”，其实就是草药，但在国外，草药没有形成一种系统的学科——中医药中的药物学，所以外国人在用草药时同样会碰到“苦药”的概念，草药是苦味的，对老外来讲，没有什么惊讶的。很多外国人也知道用“苦药”来比喻“忠言”。但是老外也认为，除了草药以外，还有极大部分的化学制剂药物也是苦味的，这是一种共识。据药物学家研究，“西药”中的苦味和乙醇（酒精）有关，乙醇可以分为普通乙醇（含95.5%乙醇）和无水乙醇（含99.5%乙醇），水溶性物质和脂溶性物质都能在纯净乙醇中结合，从而使精油、树脂和植物中的某些有疗效的物质浸出。另外，70%乙醇是很好的防腐剂，能杀死细菌和真菌。乙醇有利于革命的有效物质更好地被人体的消化系统吸收。所以制药工业离不开乙醇，但是过量摄入乙醇可致中毒，药物中乙醇含量超出规定计量，对儿童、酒精病人（嗜酒者）、癫痫患者、孕妇、哺乳期妇女以及肝或脑有病的

人很不不利。为此，有的国家卫生部门规定：如果药物中的乙醇含量超出了规定计量，必须在药物说明书上作出提示和说明。举个例子：要是说明书中提到的第一次服用的最大药物剂量中乙醇含量达0.05克以上，则必须作出警示。或建议医生，在没有其他选择余地时才考虑处方含乙醇量较大的药物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些研究者考虑到患者的某种心理因素，认为药物的苦味是不应该放弃的。如果医生对患者说：“这种药比较难吃，很苦，但效果相当好。”患者大多会优先考虑这种药——安慰剂效应很明显。

没有名字的人

沈轶伦

的奶奶在深圳，为大儿子带大孙子。奥斯卡的爷爷在上海，为小儿子带小孙子。

小蜜桃奶奶，山东人，儿子在上海读书工作，结婚定居。儿子生第一个孩子时，是孩子的外婆带大，这次儿子添了二宝，她于情理，要过来换值班班。早上张罗大孩子出门上学，现在就带着二宝下楼兜圈。

轩轩外婆，说一口客家话，周边的邻居，少有听懂的。只是连猜带蒙，知道她女儿在大学工作，她过来替女儿带外孙。还有萱萱外婆，上海人，总是吐槽女婿不着家。三百六十五天，倒有三百天在出差，把家务和育儿都扔给她女儿来承担。她看不过

去，又实在心疼女儿，因此放下自己的家不住，挤住在女儿女婿家，就是为了替女儿分担。

但所有的老人，听了她的抱怨，都反过来劝慰她——“年轻人忙呀，不要抱怨，正常的。”

因为知道年轻小夫妇忙，因为知道年轻小夫妇辛苦，因为知道年轻小夫妇不善家务，因为知道上海物价贵请人不易，因为知道自己能提供帮助，所以这些老人过来了。住在女儿女婿的家里，住在儿子儿媳的家里，称得上是自己家，也自知只是暂居者——老来移居他乡，夫妻分居，人生地殊，形同保姆。但老人们呀，不要抱怨，正常的。

天长日久，老人们抱着孩子在楼下散步，然后是牵着孩子在楼下走路，然后是追着孩子在楼下跑步。用脚步丈量了小区里每一寸后，他们逐渐熟悉了绿化带里树木花草，知道哪一丛灌木几月开花，知道哪一棵果树要结什么果，他们认识了保洁，熟悉了保安，他们知道了隔壁楼里的一件绯闻，也知道物业门口哪一处墙粉脱落。

实际意义上的业主们，都在忙，对小区里的微妙变化，多半，其实是不知道的。

有一天我回家，门禁卡一时没有刷出来。只见保安正在指挥一辆车停库，无暇顾我。这时，从门房里钻出一个人来，竟然是奥斯卡爷爷，一手抱着奥斯卡，一手替我开了门。等保安回来，老哥俩相见一笑，对我点点头，关上门房的小玻璃门，调整一下电扇的吹风，然后各自取出一只大玻璃缸喝茶。



郑辛遥

百姓的节日，商家的吉日。

多少对儿子也未必能说的，现在，都有了出口了吧。

轩轩外婆也很有趣。有一天我正等电梯，身边忽然出现一位头戴草帽、脚上沾土的农妇荷锄而归。定睛一看，可不是轩轩外婆？我指着农具和肥料袋子，问她，从哪儿回来呀？她说了一道，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懂。只好默默一起进电梯。但临出电梯，她忽然从篮子里取出一大把沾着泥巴的新鲜青菜和韭菜，硬是要塞给我。

是萱萱外婆告诉了我答案。原来小区一侧走过去几百米，河道边有一小块荒地。施工队用石棉板围起来，即将要修建成河边步道。但目前暂未动工。几个小区里的老人发现了，就去开荒种菜。我特地绕过去看。才发现我其实是日日经过这里的，但之前我从未扒开石棉板。

现在钻进去一看，这一小块荒地，已经被老人们开垦得蔚然成形。四方整齐的一条条田垄上，有高高的玉米，有在爬藤的豇豆和丝瓜，还有些菜蔬的叶片，在微风里贴着地面。围栏里面，是这样一个世界。那些子女回家后的时刻，老人们得以暂脱保姆之责，可以出门散心。可这偌大城市里，原来他们哪里也没有去，他们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场景里。夜幕降临，我抬头看我们的小区。晚饭过后，高楼里，一扇扇窗户，灯光渐次亮起。像是一种召唤。站在这片田里，望着那灯光，像一个守护者，守护着一种明亮的希望。一阵风来，蔬果的叶片在轻轻点头。隆起的田埂上，虫鸣渐起。这都市里难得的自然之音，带着一种久违的温柔，轻，却持续地撼动着

我，几乎叫人落泪。

没有名字的老人们，在结束耕种和浇水后，从这里直起身子，也从这个角度，久久凝视过，这片子女和孙辈居住的小区吧。

的知识，能为国家民族贡献力量，因为30年前，我跟大家差不多，满腔热情地追求真理，对旧社会看不惯，瞧不起，不愿堕落。今天，你们找共产党，找对了，找人民解放军，找对了，加入华东军大，也做对了，找到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，相信我们不会让大家失望和走错路！”两个多小时的演讲，陈毅校长声音洪亮，铿锵有力，报告内容非常丰富，在教职员中引起了巨大反响。学员们感慨地说：“这回亲眼看到大名鼎鼎的陈毅将军的风采了，真是名不虚传。”“今后一定要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，不辜负陈校长的希望。”

陈毅的讲演

样子

样 子

计图的女儿这回手绘了电灯安装效果图，还责令要按图验收。设计的尺寸和实际有偏差，忙和作业员视频对话，并听取意见将脸盆换位、开关下移。我也现场办公，楼上楼下

玩味家装

郑月红

装了2个门铃，女儿再也不会因匆忙下楼开门而弄伤自己。木工打电钻、安螺帽、切割铝板、红外线找平，明明是木匠，却不见任何刨具、木屑，隔墙和吊顶隐蔽部分均用铝材替代。原来木是稀罕物。

家是自己的住所，坚持最合适的。因为半包工程，采购

中秋那天，想去探望评弹界“老寿星”陈希安，电话打过去，陈太说他前几天住进医院，我忙问病情，知他精神尚好，便匆匆赶去。

一个小时后，我来到陈希安的病榻前，他虽吸着氧气，半躺在床上，面色仍是红润，他一见我进来，笑容可掬，我将月饼交给陈太，便与他聊起评弹往事。

听陈希安说，他开始说《珍珠塔》，离今已75年了。他15岁拜沈俭安为师，17岁上台给师傅当下手，他19岁那年，沈俭安与薛筱卿再度携手上下档，陈希安便与师兄周云瑞合作《珍珠塔》。据陈回忆，他当年和周云瑞在苏州、常熟、无锡走码头说《珍珠塔》，观众最多时竟达四五百人。陈希安又回忆起大他7岁的师兄如何帮他教他，他自己如何给周云瑞做下手的零星回忆，比如“抢功劳”这回书，“势利姑娘”是主角，但如何演好配角丫环，周云瑞对他几经点拨。

说到弹词上下手，陈希安深有感触。在上海评弹界，响当当上手是红花，但都需绿叶衬。蒋月泉的下手先后有王柏荫、朱慧珍与江文兰，三人各有其妙。王柏荫说表清楚，又是评弹界美男子；朱慧珍的俞调唱得着实一流；江文兰扮演丫环俏皮有趣。三个下手对整部《玉蜻蜓》的精彩，与蒋月泉配合得天衣无缝而恰到好处。

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评弹流派发展兴盛，下手亦被看好，杨振言被誉为最佳下手之一。他先随其父杨斌奎说《大红袍》，杨斌奎说表与演唱不温不火，不徐不疾，人称活海瑞。而杨振言演的二爷海洪，亦惟妙惟肖。后来做其兄杨振雄的下手，无论饰何九还是扮红娘，都令人称道。杨振言做下手，最长于鉴貌辨色，能根据书中剧情之变化，把配角的戏演足。杨振言唱的蒋调也有创造，他唱的《鸳鸯操琴》别具一格。

与杨振言媲美的是张鉴国，张鉴国人称“琶王”，是其兄张鉴庭的最佳搭档，说过过分话，没有张鉴国琵琶之巧妙配合，难以赏析张鉴庭演唱之苍劲浓郁。张鉴庭在《顾鼎臣》中演绍兴师爷，张鉴国在书中饰毛七虎，“花厅评理”这一回书，两人之斗嘴，张鉴国把一个蛮横无理而词穷理尽的毛七虎演得入木三分。而张鉴国的唱，又将张调与蒋调合二为一，味道十足。

说到下手之妙，陈希安又和我说起郭彬卿。我说，大约在9岁那年，第一次去大华书场听书，听的便是薛筱卿与郭彬卿合说的《珍珠塔》，陈希安笑道，你听《珍珠塔》也快60年哉。据陈说，郭彬卿亦为“琶王”。他给薛筱卿当下手，外形阴柔，说表很嗲，后来他当了朱雪琴的下手，朱雪琴是沈俭安的寄女，朱把“沈调”与“薛调”合二为一，创造出雄健明快的“琴调”，由于其下手郭彬卿弹的琵琶烘托托月，才使“琴调”富有跳跃性的特点呈现在观众耳中。

不知不觉谈了一个小时，我请陈希安谈谈他自己当下手的体会，陈希安说他分层次地把不同丫环的个性表演得各尽其妙，彩萍与秋珠就形成鲜明对照，陈希安与周云瑞配合默契，除了说书活络，擅长与观众互动，还时不时插入一些逸闻，让上手更加如鱼得水，他亦是弹词界的名下手之一。

弹词的下手，后来不少人当了上手，比如王伯荫与蒋月泉搭档后，与其妻高美玲合说《玉蜻蜓》，他是上手。杨振言与余红仙说《描金凤》，他是上手。陈希安与薛惠君说《珍珠塔》，他也是上手。说《珍珠塔》有好几代人，从演唱时间来说，陈希安可能是说《珍珠塔》时间最长的，这自然与其长寿有关，陈老今已92岁了。

我与陈希安在病房中谈了将近一个半小时，才告辞，祝老艺人健康长寿，亦为广大书迷之心愿也。



七夕会

了、窗帘颜色配错了等，返工、退货、再采购，虽工期一拖再拖，但也不迁就了事。

以心换心，家装的不只是房子。第3波泥工夫妻档住进我家，一天正当用餐时，锅里的骨头金针菇冬瓜汤飘着醇香，他们留我吃饭，我没有像前两次电工和木工留饭时那样婉拒。也许那位泥工妻子一句“这是你们的家”，把我说动了。

这次家装后，敞开式厨房，崭新厨具，女儿大秀厨艺，我买汰烧提前下岗。适时在朋友圈发几张小图，引来点赞。刚搬进“新家”时，好几回坐在桌旁走神迷惑这是我家？！家装的魔力真不容小觑。